

辩护

当代西方
知识辩护理论：
现状、问题及其解决策略

► 郑祥福 方环非◎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辩护

当代西方 知识辩护理论： 现状、问题及其解决策略



郑祥福 方环非◎著

B089
15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西方知识辩护理论: 现状、问题及其解决策略 / 郑祥福, 方环非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 - 7 - 5161 - 7308 - 4

I. ①当… II. ①郑…②方… III. ①分析哲学—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881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喻 苗
责任校对 邓雨婷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
插 页 2
字 数 322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能够理智地进行思维，把握客观世界运动变化的规律性，并将这些认识付诸自己的行动。因此，掌握知识是人类特有的能力。但是，由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具有类型、深浅、全面与不全面、真实与虚构等之分，从而引起了怀疑论者的挑战。所以，何谓知识，什么样的知识才是真实可靠的知识，是几千年来困扰哲学家们的几个重要问题。可以这样说，几千年的哲学史，不仅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而且从认识论层面上来看，也是关于知识辩护的历史。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古希腊哲学从柏拉图开始就对知识进行分类。他认为，人类认识可以区分为知识和意见。之所以区分为知识与意见，是因为人类认识能力具有高低之分，一般人只能认识到事物的个体，而无法把握事物背后的共相即理念，而只有哲学家才能达到对事物共相的把握。所以，人类认识具有两种能力：理智与感觉。感觉把握事物的表面，把握的是事物的个体。事物的表面和个体是变动不居的，这些可见世界的认识不可能成为真正统一的知识，而只能是意见。而理智则不同，它所要把握的是永恒不变的共相，是摆脱了洞穴假象的真正的知识。

接下来，亚里士多德开创了逻辑理论，认为只有符合逻辑的从事实推导出来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创立了归纳逻辑方法，这是人类最早的科学方法。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真正的人类知识是从观察的经验事实中归纳出解释性的理论，然后再从这些理论原则出发演绎出关于现象的知识。一切知识都是对现象因果性的解释。亚里士多德对人类的杰出贡献是创立了他的归纳法与演绎法、三段论的逻辑学。归纳法认为，归纳使人们摆脱了感官的局限，通过归纳，我们将一些零乱的感觉资料、个别事件概括得出共同的性质与特征，个别事物即种——通过概括上升为关于这类事物的属。例如，乌鸦 1 具有性质黑色，乌鸦 2 具有性质黑

色, 乌鸦 3 具有性质黑色……通过概括,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即所有的乌鸦都具有黑色的性质。这样, 通过概括得到的结论则可以用作推理的前提, 并使之成为一个解释现象的陈述。即:

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

这里所有的鸟都是乌鸦

∴ 所有这些鸟都是黑色的。

同样, 所有地球附近的物体都是能发光的物体

所有的行星都是地球附近的物体

∴ 所有的行星都是能发光的物体。

在这些三段论的推理中, 要想得到正确的结论, 那么其前提必须是正确的, 这一前提要么是我们已经得到的观察归纳得出的结论, 要么是不证自明的原理。

由于亚里士多德的方法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所以, 亚里士多德之后, 许多哲学家对之提出了反驳, 特别是怀疑论和 17 世纪以后的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 直到现代科学主义中实在论和工具主义的争论, 无不来自亚里士多德归纳法和演绎法之间的矛盾。古希腊后期的怀疑论认为, 无论唯心主义抑或唯物主义所说的认识都是值得怀疑的, 如同艾尔弗雷德在其《西洋哲学史》一书中所概括的, “(1) 独断派哲学家, 不能证明他们的出发点, 因此, 它只能是个假说; (2) 我们对于事物, 不能有一种客观的认识, 我们知道, 事物如何影响我们, 至于它们脱离我们的智慧与感官时, 究竟是些什么, 那我们永不能知道; (3) 因此, 如欲得到幸福, 我们只得把无益的思考抛弃, 专心一意地, 顺服自然的大法”^①。由此怀疑论者认为, 由于我们在认识时, 意见主宰着所有事物, 而要放弃意见, 那我们就必须将它悬搁起来。如果我们要得到真正的知识, 那么我们就必须做到将意见悬搁起来, 然后达到心灵的平静, 即心灵不再被骚扰, 避开了许多烦恼, 从世俗的陷阱中解脱出来, 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真理。

而近代的怀疑论则建之于观念论的基础上, 认为没有物体和没有精神本质都是独断的, 休谟从观念论出发, 把人的认识看作非常有限的知觉的产物, 唯物主义经验论把人类认识看作对感觉概括, 其实只不过是事物表

^① 艾尔弗雷德·韦伯:《西洋哲学史》, 詹文浒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第 120 页。

面现象间的相似关系、先后关系和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是先验的，是人们感觉世界时所产生的一种习惯而已。因此，我们以往的哲学理论、形而上学都是值得怀疑的。

由于怀疑论的影响，我们对知识是什么的问题需要做出科学的解释，需要做出科学的论证，否则我们便无法解决知识的真假问题。

进入 20 世纪后，西方认识论逐步形成了以知识辩护为主题的诸流派。首先，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知识进行辩护，其辩护的原则是“经验的证实”与逻辑分析，凡是能够得到经验证实或在逻辑上符合逻辑分析法则的科学理论，都是有意义的、合法的，凡是得不到经验证实或无法得到逻辑证明的科学理论则是非科学的、没有意义的。

分析哲学家们认为，有意义与无意义的区别完全在于逻辑分析能否得出合理的结论，思想是世界的图画，思想是由语言构成的，语言是由命题构成的，因此，我们只要分析清楚语言的状况，那么我们就可以了解世界是怎么样的，只要分析清楚语言的意义，我们就弄清楚了事物是怎么样的。语言命题有复杂与简单之分，复杂命题可以分析为简单命题，简单命题又可以分析为原子命题，原子命题与原子事实是相对应的，如果原子事实与原子命题相符合，那么这个命题就是有清晰意义的，一旦我们把所有的命题都分析清楚了，那么我们的语言就不至于陷入混乱，那些无法得到逻辑分析和经验证实的命题自然就作为形而上学命题，是一些无意义的命题，是我们应当抛弃的命题。

至 20 世纪后半叶，知识论的研究便成为科学哲学、分析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热点领域，内在论与外在论的交锋贯穿着语境论和德性论，在自然主义认识论的发展中，贯穿着社会的知识论。一方面，围绕着正确的知识应该是怎么样的问题展开讨论；另一方面，也围绕着影响人们认知的因素而展开争论。自然化的认识论作为分析哲学后期发展的产物，在科学哲学中占据主导性的地位，并且随着自然化认识论的发展，认知科学与人工智能科学的结盟，成为多数科学哲学家们追求的梦想。一时间，心灵哲学、认知心理学、认知的神经科学、认知语言学等学科纷至沓来，汇集成一股新兴的科学研究之热潮。

本书所讨论的知识辩护理论虽然属于认识论或知识论的范畴，但传统的知识论也有所区别。本书只讨论知识辩护问题，而一般的认识论所要探讨的则更广泛，它包括感觉、知觉、表象、信念、真理、命题的语义和

语用理解等,不仅包括认识的形成,而且也包括认识的发展规律,检验认识的正确性的标准等。而知识辩护理论则仅仅是通过某手段来说明知识的合法性。所以,本书所要探讨的正是知识辩护的历史进程,并讨论知识辩护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以及知识辩护过程中形成的与人工科学的关系,认知科学对人工智能科学发展的意义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研究的内容基本一致,因此,本书将知识辩护理论纳入科学哲学的范畴予以讨论。由于该主题的文献浩如烟海,如果没有一个像样的研究团队,要对这些文献进行翻译与阅读是十分困难的。在本书成书过程中,方环非教授为我写了德性知识论这一章;我的研究生陈超超写了内在论与外在论的争论的初稿;任玮玮写了语境证据主义的初稿。在此,对他们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成书过程中,我经常和方环非教授讨论一些问题,从中得到许多启发。在给研究生讲课中,也和研究生们一起讨论,也不断地涌现一些问题和思想。这在成书中均有所助益。但是,由于当代西方知识辩护理论方面的资料太多,一时来不及细细阅读,所以在阐述各个相关问题时 also 存在着挂一漏万的不足,希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作者于浙江师范大学

目 录

导言 近 30 年来西方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八大关系	(1)
第一章 知识辩护理论的现代起源	(18)
一 为什么要对知识进行辩护?	(18)
二 怀疑论问题	(24)
三 20 世纪早期分析哲学的知识辩护观点	(27)
四 关于证实原则	(30)
五 关于逻辑分析	(34)
六 来自于维特根斯坦后期和奎因的批评	(41)
第二章 五六十年代以后工具主义与经验论的知识观	(46)
一 经验事实并非知识的绝对标准	(46)
二 证伪主义的知识观及其局限	(49)
三 科学实在论的知识辩护观	(53)
四 工具主义的知识观	(59)
第三章 知识辩护中的自然化倾向	(66)
一 关于认识过程中的“信念”概念	(67)
二 自然主义认识论的形成	(70)
三 把认识论自然化	(74)
四 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的自然主义认识论	(75)
五 方法论的自然主义认识论	(86)
六 自然主义认识论的局限性	(96)

第四章 基础主义与融贯论	(104)
一 基础主义的知识辩护理论	(104)
二 融贯论的知识辩护理论	(124)
第五章 内在论与外在论的争论	(133)
一 内在论与外在论的产生	(133)
二 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争论的主要分歧	(155)
三 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争论的主要问题	(159)
四 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争论的基本解决方案	(164)
第六章 语境证据主义	(168)
一 证据主义对基础主义与融贯论的调和	(171)
二 证据主义对主流确证理论困境的应对	(175)
三 新证据主义	(178)
四 语境证据主义	(181)
五 语境证据主义的历史命运	(188)
第七章 德性知识论	(200)
一 德性知识论概述	(201)
二 德性知识论的“德性”概念来源及其演变	(205)
三 索萨的德性知识论	(216)
四 扎格泽博斯基的德性知识论	(225)
五 德性知识论的新发展与理论前瞻	(244)
第八章 当代西方知识辩护理论的问题及其解决思路	(250)
一 当代西方知识辩护理论所存在的困境	(250)
二 关于知识辩护的方法论思考	(262)
三 知识的结构及其辩护	(273)
参考文献	(289)

导 言

近 30 年来西方科学哲学 研究中的八大关系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正在走向非哲学化^①，其主要表现为：从形而上研究转向了自然主义，从纯粹规范的认识论转向当代知识辩护理论，从一般哲学认识论转向了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这些转向表明，一方面，当代西方科学哲学正在努力摆脱传统的形而上研究方法。另一方面，科学哲学所关心的领域也不断分化，也不断地趋同。认识论研究正在技术化，它紧紧把握住时代科技发展的脉搏，与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成为我们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最前沿的研究领域。然而，无论当代科学哲学的走势如何，都不免遭遇以下八大关系。

一 老问题与新方法的关系

自从 20 世纪初逻辑实证主义产生以来，几乎每一位科学哲学家都在呕心沥血地试图解决“科学是什么”这一本质问题，科学知识辩护成为现代科学哲学的主题。科学哲学发展的这一百年，其实就是关于科学知识辩护的百年史。在这个辩护中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有：

* 这里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具有广义的用法。从逻辑经验主义开始，所有涉及知识论与自然科学理论本质问题的哲学均具有科学哲学的特征，它们所要解决的共同问题是科学知识的本质、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正如把科学哲学归入分析哲学一样，我们也可把当代知识辩护理论归入科学哲学，属于科学认识论的范畴。至于把科学哲学与知识论或认识论区分开来，则属于当代西方科学主义潮流内部的具体划分。

① 参见郑祥福《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非哲学化趋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1) 公认的理论遇到了个别反事实的例子,从而否定整个命题的真值,简化式就是:所有的 $S(a, b, c, \dots, n)$ 是 P ; 但 $n+1$ 非 P , 所以, 所有 S 是 P 的命题为假。个别反例的存在能否定普遍性的结论吗?

(2) 科学推理所基于的信念是否可靠? 我们何以得知以往的信念是可靠的?

(3) 人们的观察渗透着理论,进而所有的认知都基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 and 个人的背景知识,那么我们何以知道这些认知结果是客观的呢?

(4) 所有被认定为“真理”的理论最终随着科学实践的发展都被证明为是不全面的,或者至多是概率的,因而科学研究是不可能得到真理的,既然如此,我们如何相信以往的科学理论呢?

(5) 按照认知心理学,一个人认知结果的形成是个体主体心理过程,如果这样,那么我们的认识究竟是个体主体对对象的建构抑或是一种社会集体的建构呢?

这些有关科学知识本质的问题自古以来都是哲学家们所关心的重要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在以往均由形而上的哲学思维来解决。然而,在当今,这样一种见解已经不合时宜,哲学问题随着科学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随着数学方法、逻辑方法的改进,实验方法的引入,哲学家的形而上学态度陡然发生转变,怀疑的态度占据了哲学思维的主流地位。人们开始思考以往哲学思维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一种改变思考问题方法的趋势进入了现代哲学发展的领域。正像施太格缪勒所说的那样,“在科学哲学的范围内,特别有两个因素使怀疑态度加强了:一方面就是在数学和经验科学各学科中,科学的严密程度提高了,特别是对概念结构的精确性、对逻辑和数学证明的严密性以及 against 综合科学命题的可证实性,都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形而上学的原理,至少在传统的形式中,是不能满足这种要求的。另一方面,就是认识到哲学观点在历史上的相对性。因为,通观二千多年的历史,其间虽然哲学体系不断更迭,但却找不出一条清晰笔直的前进路线。”^①

这就是说,在当代,尽管科学哲学探讨的问题是一致的,但是方法却已迥异,采用科学本身的方法来探讨科学哲学的问题是否会使哲学失去其该有的性质呢? 约翰·洛西在《科学哲学历史导论》一书开篇就对此问

^① 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20 页。

题做了分析,明确指出科学与科学哲学是有区别的,但也不至于完全不同,两者是相关的。洛西做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叙述。他说:“试以扬的波动说和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二者孰优的问题为例。判断麦克斯韦理论优越的是身为科学家的科学家。而研究蕴涵着这类判断的,可接受性一般标准的是科学哲学家(或身为科学哲学家的科学家)。显然,这些活动是互相渗透的。对评价理论的先例一无所知的科学家不大可能恰当地评价自己。而对科学实践一无所知的科学哲学家也不大可能对科学方法提出有洞察力的见解。”^①

当然,方法的改变也不纯粹地是采用了自然科学的方法,实证方法只是当代科学哲学方法的其中之一。除了这种实证方法之外,与之相融的还有数学与逻辑方法。这一方面说明了当代科学哲学的研究需要自然科学方法,同时,数学与逻辑方法将用来解决一些当前科学理论所无法解决的前沿问题,例如,与科学理论的本质密切相关的认知结构问题。所以,施太格缪勒说:“实证科学最初被看做是包罗一切的哲学的非独立的组成部分,在近代已经脱离了哲学,建立在纯粹经验科学的基础上了:代替先验本质法则的是其正确性须受观察和实验检验的法则假设。这种以经验为根据的观点获得了实践上的成功。这样一来,对于哲学来说,就产生了研究经验科学的逻辑程序和认识结构的问题。”^②

新方法的出现表明,老的哲学问题长期以来依赖于形而上的思辨方法,但是由于方法的陈旧性,使得老问题未能产生新答案。只有通过方法的改进,才能走出传统的樊篱。主要是因为:第一,在当代,“物理学世界概念日益增长的非直观性和抽象性,关于经验陈述的可检验性以及保证它的有效性的全部问题,变得尖锐起来了”。^③由于非直观的实在诸如质子、中子等的出现,客观实在的世界与我们的现象世界已经不再完全相符,“过去联结着物理的实在世界和直观的现象世界的这种最后的纽带也被破坏了”^④。鉴于这样的情况,传统的形而上思辨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得重新论证其合理性。第二,“现代数学的发展也引起了大量的认识论

① 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邱仁宗等译,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导言”。

② 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0页。

③ 同上书,第21页。

④ 同上书,第22页。

题,并且还引起了对一种特殊的数学哲学的期望。此外,这种发展还引起了对逻辑的基本观点的修正。在这里,作为特别重要的方面应该提到的有:现代公理理论的产生、建立数学逻辑基础的尝试、逻辑悖论的发现和对于把数学运算限制于构成的思想的要求”。“这样我们就看到,专门科学在最初分别独立以后,就越来越远离哲学,但由于内在的原因却不得不被迫进行哲学的考察,因此专门科学也就给了哲学运动一种新的推动。”^①

二 分化与趋同的关系

当代科学哲学发展表明,形而上学已经不再能够满足现代科学发展的需要,因为一切先验的本质都须经受经验的证实、逻辑的论证和科学实践检验。所以,哲学已不再能和经验科学一样提出关于实在的基础原理,而是必须返回到逻辑学、科学理论与基础研究领域中去。

另外,科学研究越来越专门化。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物理学的实践已经与哲学的抽象理论研究渐行渐远。现实的科学研究从表面上看,哲学问题越来越多,但是,这些问题却远离原来哲学的总体性分析方法。简言之,原先的哲学理论已经无法解决当代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例如粒子物理学中的非充分决定性、量子实在的真实性等。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哲学理论也随之发生了分化,例如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非实在论的出现,有些人就这些问题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在认识实在对象的真实性和理论究竟能做什么、表象与实在等问题上,意见无法统一,派别林立。因此,考虑确立现代科学命题或陈述的不容怀疑的基础,是现代科学哲学乃至其他哲学的一种理想选择。正是在这个建立基础的问题上,各种哲学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与辛劳,但只不过是有多多少少哲学流派就有多少种寻求知识基础的观点而已。早期的实证主义者要求把命题还原为可以为经验所证实的命题;先验哲学企图把每一个特殊的对象的先验性固定在先验主体中;现象学则想要通过它的还原论和加括号的方法对本质进行严密研究;分析哲学则试图用一种精确的能够满足各种精密研究的科学语言来代替日常语言;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则就从观察出发是否能推出不可观察物的真理而辩论不休;自然主义则认为应该把一切有关科学理论的基础的争论

^① 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3页。

诉诸自然科学本身或心理学,如此等等。“不同流派之间的哲学家之间相互疏远和越来越失去思想联系”,“研究基础的哲学家与研究世界观的哲学家对哲学研究工作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同样,关于存在的研究者与从现象分析出发的思想家,对哲学研究工作的理解也是完全不同的。”^①他们彼此间存在学术上的分歧,所选择的出发点或思想方法迥异,以致他们之间相互不通信息、无法沟通,也无法一起讨论。“他对另一个哲学家所从事的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工作也感到迷惑不解。他不仅再也知道另一个哲学家所说的是什么,而且他甚至再也不能说出另一个哲学家所从事的,以及他用‘哲学’这一名称所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②我们回顾一下20世纪以来的哲学理论,它们包括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本体论、批判的实在论、先验唯心主义、现代经验论哲学、当代分析哲学、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以及其他关于知识的辩护理论等,这些哲学在方法上有着相互对立的一面,而且其概念范畴完全不同。因此,哲学作为对一切知识基础的研究,其本身存在着被怀疑的一面。这是一幅当代哲学分化的图景。

而从当代哲学发展的趋同性来看,则体现在对科学知识本质的心理学倾向以及对理论结构的语义学与语用学的理解上。

对于心理主义倾向,发源于布伦塔诺。众所周知,认识是与人的意识、认识对象等相关的,离开人类的意识就不存在所谓认识,更谈不上认识的真假,这样就归结为一个问题,即真或假的现象是意识领域表现出来的。这就要求对心理现象进行研究。布伦塔诺认为,每一种意识都是关于对象的认识,全部现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物理现象,另一类是心理现象。物理现象是我们所能理解的物理客体的集合,而心理现象则是表象、感觉、判断活动、情感活动等。区别于物理现象的是,心理现象具有意向性特征,它是一种内知觉的对象,因此也是自明性知觉的对象,只有心理现象才是真正的存在。

但是,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则反对这种心理主义,认为心理主义是一种极端的相对主义,是一种荒谬的偏见。托马斯·玛曼认为,胡塞尔是除维也纳学派等人之外支持逻辑实证主义的另一位科学哲学家。他认为“胡

^① 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8页。

^② 同上书,第29—30页。

塞尔形式的科学哲学是现代语义学理论观之先声,这种语义学理论观认为,数学而非逻辑是重构经验论的适当工具”。^①对胡塞尔而言,重构经验论的必要因素是对其领域进行数学的描述,因为在哲学上只描述语言特征并不能适当地描述经验论的特征,只有对其模型或形式的本体论进行描述,才能够重构经验论的总体结构。玛曼认为,胡塞尔的这种语义学观点比之苏佩斯早了五十多年。^②

但是,从认识论来说,语义学只研究概念或理论模型,例如对于真理概念,我们就得从模型理论中来说明,如果是我们在应用过程中来理解真理概念,那么,这就是一个语用学的问题,两者不能混为一谈。逻辑的任务就是校正概念关系,以便实现某种理想的意愿表达,规范地理解语言,这就是语义学问题。可是,就是在这理解语言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实际使用过程中的语言与理想语言在意义上的区别,为了把实际发生的语言关系准确地描绘出来,了解与语言一起发生的各种因素,这就需要语用学、心理学。所以,一个认识结果的出现不仅仅是依赖于自然现象,而且也依赖于人的行为。

正是因为语义学与语用学的相互交织,所以当代科学哲学出现了一种建构论趋势。当然,这种建构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仍然是带有严重的形而上色彩。但是,能够把那种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理解统一起来的也只有这种建构论了。从卡尔纳普的构造理论(世界的逻辑构造),到普特南后期内在的实在论,到范·弗拉森建构的经验论,再到古德曼的“非实在论”的世界构造论,都是建构论的表现形式。建构论一方面强调理论的经验来源,另一方面也强调人类背景知识即信念对于理论建构的作用。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建构理论,以至从20世纪末就出现了爱丁堡学派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观点。

卡尔纳普为了构造其世界的逻辑系统,假定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等级序列或对象系统。他把对象分为四类:第一类,即最低一级,也是最基本的对象,即自我心理的对象;第二类为物理对象;第三类是他人心理的对象;第四类是社会人文的对象。他人心理的对象和社会人文的对象是高

^① Thomas Mormann, Husserl's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he Semantic Approach,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58 (1991), p. 61.

^② Ibid., p. 62.

级对象。卡尔纳普的这种构造理论，其实是后来科学哲学发展中建构论的基础，后来的建构论与之相比，也只是万变不离其宗。即理论的形成是逻辑的构造，由于这个逻辑构造的过程中存在着人的心理、文化、社会历史等因素，所以逻辑的构造不完全是与实在相一致的，它仅仅是一个模型，一种逻辑的可能而已。正是人的因素的介入，所以理论的运用便加入了其他多种因素。但不管是我们如何把理论的形成与理论的运用加以区分，“理论是建构的”这一点是不变的。

三 自然化与社会化的关系

逻辑哲学发展的结果是促使语言哲学的形成，出现了语义学、句法学与语用学，但这些新兴理论的形成归根到底是为了驳斥怀疑论。可是，这些理论也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它仍然是一种基础主义的研究纲领，除了把哲学论证归结为逻辑的格式外，不可能有新的理解，而逻辑的前提则是预设的。所以，到了奎因的逻辑实用主义，便指出了这种哲学的不足，提出了所谓的自然化的经验论观点。这种观点一经提出，立刻得到了众多哲学家们的响应，从而形成了有较大影响的自然主义潮流。当然，严格说来，自然主义是近代以来崇尚自然科学的产物，但是作为一种认识论思潮则是自奎因以来才产生的。在此之前，波普尔也主张一种进化的自然主义观点。波普尔曾说道：“就进化的认识论与科学方法一致而言，进化的认识论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进化和认识论，使我们能在逻辑的基础上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① 而奎因则提出了把科学哲学与认识论、自然科学相统一的观点，他认为，“哲学家和科学家是在同一条船上”。^② 他主张，真理的问题存在于语义学中，而对知识本质的认识论探讨则必须求诸经验科学，即诉诸认知心理学，“这是一个经验心理学的问题，但是，在一个或多个阶段可以在实验室里研究它，也可以在某种思辨的层次上探讨它。……这里的一切就是要探明证据关系，即支持理论的观察相对于理论的关系。”^③ 正是奎因这种自然化的认识论的影响，所以，部分具有实在论观点的科学

① 波普尔：《客观知识》，舒炜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5 页。

② W. V. O. Quine, *Word and Object*, Cambridge, 1960, p. 3.

③ Quine, *The Roots of Reference*, La Salle, III: Open Court, 1973, p. 5.

哲学家也趋同于此。例如,波依德说:“科学实在论者的观点并不取决于或借助于被孤立地考虑的那种外展推理的力量,而取决于被评价的东西是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正在表现出来的自然主义认识论的相对优点。”^①

不过自然化的认识论也并非在科学哲学领域完全占据主导地位。康恩布里斯、富雷等认为,有的哲学问题是可以自然化的方法来解决的,诸如认识的形成等,但并非全部哲学都能通过自然化来解决,自然主义与形而上学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哪怕是根据计算机处理信息那样存在输入、加工和输出的过程,也是贫乏的输入和丰富的输出,这就是人的思维和动物感知的区别。因此,自然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福默顿(Richard Furmerton)认为,把认识过程自然化其实就好像农民失去了一头壮牛而感到痛苦,但如果我们要知道痛苦是什么,按照自然主义的观点,只有等到牛回家了,我们才能知道头脑应该对痛苦负责,对于这个痛苦的过程,自然主义者却无法证明。格兰第(Richard Grandy)则认为,即使我们的认识的获得是一个自然化的过程,但是人们是在不断地超越自己的认识的,“贫乏的输入和丰富的输出”之明显对照表明了我们作为认识者的能动性,我们把意向性指向被认知的目标,我们在认知过程中加入了我们的意向性。我们往往把大量的信号刺激忽略不计,而仅仅选择了我们所需要的。这表明了我们在认知过程中不是被动的镜式的表象。劳伦斯·邦久(Laurence Bonjour)也对自然主义做了批评,认为自然化观点并没有涉及我们认识者的信念在认知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些信念之是否为真的问题无法依赖自然主义方法得到确证。金在权(Jaegwon Kim)也认为,奎因的认识论要求人们放弃传统的认识论,因为传统认识论研究的是信念辩护、真理标准等,而自然化的认识论则是一种心理学。实际上,“当人们放弃了确证和评价概念时,人们也就放弃了整个传统的认识论,剩下的东西就是描述人类认知的经验论,如果奎因使用他的方法,那么这种经验论就将完全避免确证的概念或任何其他评价的概念”^②。由于上述诸位科学哲学家们对自然主义观点的反对,在此基础上便形成了与之针锋相对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观点。

① R. Boyd, The Current Status of Scientific Realism, in Leplin (ed.), *The Scientific Real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4, p. 75.

② J. Kim, What is “Naturalized Epistemology”? In Linda Maclin Alcoff (ed.), *Epistemology: The Big Question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8, p. 277.